

我们不希望战争，
但我们从来不逃避战争。

何楚舞★著

1950

我们不问生死，无论成败，
因为只要血还是热的，我们的心就不会冷！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何楚舞★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热血 1950/何楚舞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10. 4

ISBN 978-7-80240-558-5

I. 热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1810 号

书 名: 热血 1950

作 者: 何楚舞

责任编辑: 吴 浩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010-65060478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元

目 录
CONTENT



- 第一章 大肚英豪 / 1
- 第二章 强渡冰河 / 8
- 第三章 都是倔脾气 / 16
- 第四章 火里生,弹坑埋 / 28
- 第五章 宿敌新战友 / 33
- 第六章 穿红绸的媳妇 / 43
- 第七章 第一枪 / 49
- 第八章 俘虏问题 / 59
- 第九章 自杀式攻击 / 65
- 第十章 盟军的经典幽默 / 73
- 第十一章 那一夜的酒情 / 81
- 第十二章 七号公路 / 93
- 第十三章 神经战 / 104
- 第十四章 史蒂文森特遣队 / 116
- 第十五章 醉卧沙场 / 125
- 第十六章 煮肉大战 / 139

目
录

CONTENT



- 第十七章 夜吻 / 150
- 第十八章 鏖战观察所 / 167
- 第十九章 中美精锐大碰撞 / 185
- 第二十章 百里回马枪 / 200
- 第二十一章 拳拳爱国心 / 213
- 第二十二章 蚊蝇战术 / 225
- 第二十三章 大轰炸 / 240
- 第二十四章 独臂悍将 / 248
- 第二十五章 血染金达莱 / 262
- 第二十六章 我们是英雄 / 270
- 第二十七章 枪火散尽 / 280
- 第二十八章 杯酒结佳缘 / 286
- 第二十九章 壮士暮年 / 297
- 第三十章 倔脾气永垂 / 306
- 后 序 / 312

第一章 大肚英豪



压东洋咕咚咚喝酒，吧嗒吧嗒嚼肉，腮帮子横甩，吃得山呼海啸，怒目耳赤。陈子忠却不同，吧嗒嘴却不惹人烦，像潮声阵阵，灌酒带吆喝，声声震耳欲聋，这顿饭让他吃得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让外人瞧不出一点落魄穷酸相，倒像是大将军独迎百万敌。



“上午好，共军先生们。美利坚合众国对你们毫无敌意……真诚邀请你们加入正义的联合国军，和我们共同捍卫和平……救救自己吧，你们将会得到金条、美元、农场……”

美军阵地的大喇叭像是豁齿瞎眼的癞皮狗，被子弹咬了十几个窟窿，上面还镶块黄铜弹皮，娇媚的女性声音还能传出几百米远。

“你娘！”

滚雷般的怒骂横贯天际，娇媚声调戛然而止，大喇叭继而传出刺耳的吱扭声。

对面的志愿军阵地哄笑四起。

一只美式钢盔随着怒骂飞出，咣地撞上三十几米外的1944式苏制步骑枪，上面的枪刺洞穿了美军士兵的尸体，钉入冻土足有半尺。

“现在放下武器，你们可以尽情享受牛肉罐头儿、面包、奶油、水果沙拉……”

两声怒骂后又是两只钢盔嗖嗖飞出，赫然落在五十米开外。

陈子忠骂累了，把最后一只青色钢盔放在腿间夹紧，从里面挖出白得刺眼的沙粒雪，手一扬，齿间便挤出串吱嘎。

尖刀连连长徐凯蹲在他面前会餐：“老陈，你就那么饿？为了吃口雪，能让枪子追出两里地，再犯纪律我就，就……老子饿死你！”

陈子忠龇牙憨笑，转身护住钢盔吃起了独食。徐凯说美军在搞心理战，他没

心情琢磨心理战是个啥门道，天刚蒙蒙亮胃口就饿得抽筋，吃了四钢盔雪还是无济于事。

陈子忠的口袋里塞着两张美军飞机撒的传单，上面的字比他写的还丑，还画了两个穿鱼网的女人，他留着揩屁股。

战斗持续第五天，前两天战士们一把炒面一把雪，第三天只能吃雪，现在阵地上的雪被炸成了稀泥，吃远处的雪得拿命换。

主阵地像害了癞子头，沟壑纵横，弹坑连着弹坑，焦的、碎的、烧得流油的尸体丢得到处都是。朝鲜盖马高原的冬季滴水成冰，要是在盛夏，尸体腐烂引来的苍蝇恐怕会遮了日头。左翼阵地更加惨烈，斑斑血迹浸泡着被美军炮弹犁松的阵地，所有掘开式工事全部报废，一个人多高的交通沟，现在连膝盖都遮不住，子弹吱吱钻进成堆的树石粉末炮弹皮里，牺牲的战士倒下很快便被尘土掩埋。

美军在白天撒野，轰隆隆的野马轰炸机来来回回下蛋，侦察机飞得比鸟还低，不留神能掀掉帽子，步兵也能组织起像模像样的进攻，可到了晚上就拉稀，做贼一般，听见冲锋号就撤退。

徐凯使劲挖耳朵：“美国鬼子都是财迷，抢了东家抢西家，捡个铜壶当金疙瘩，屁股帘子似的挂在腩后面。以前我见过一个美国女人，说咱中国历史悠久，喜欢研究方块字，说话总带着美国味的京腔，跟大喇叭里的娘们儿一个德行，还他妈牛肉罐头儿。”

陈子忠被“牛肉罐头”撩拨得两眼放绿光，紧咬后槽牙吞口水，肚里咕噜噜山响。

“老陈！你可是排长！”徐凯黑着脸吼他。

大喇叭反复重复着面包和罐头，于是咕噜声更巨，陈子忠猛把头盔拍在头上，抓起枪向前匍匐，看模样竟是要冲锋，被徐凯拖住右脚。

徐凯死抱着不放，陈子忠奋力向前，面红耳赤的两人顿时僵住。头盔里融化的雪水在枪火熏黑的脸上冲出两道沟，聚到嘴角，陈子忠恶狠狠地舔了舔。

炮击再次开始，炸药味呛得肺疼，声浪震得耳根出血，烟雾久久不散，太阳只显出淡黄色的轮廓。战士们以为新一轮进攻即将开始，美军忽然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撤出阵地。尖刀连冲杀一阵收获甚微，美军熟悉志愿军的礼拜攻势，撤退前把带不走的物资炸得一干二净。

陈子忠站在美军阵地上举着罐头盒，大口吞咽口水，里面有一小块蘸着黄油的面包，他饿疯了。一架运输机在阵地上兜圈子，还在昏头涨脑地空投。降落



伞有八床被面大，鸡蛋挂上面都摔不破。

白花花的降落伞漫天飞，在陈子忠眼里变成了白面馍馍，明晃晃、香喷喷冒着热气。

风太大，空投物资被吹进山洼，陈子忠撒开脚丫子猛追，徐凯喝不住他，鸣枪也不顶用。

冲进山洼的陈子忠放弃了落进雪窝子的物资，他发现山洼里藏着个小型机场，停着三架来不及撤退的侦察机。

几名留守的美军士兵发现了他，子弹刮风一般泼过去。陈子忠左右翻腾，扬起三四米高的雪幕，美军大兵看花了眼，射击失了准头，陈子忠的子弹却从雪幕中射出，颗颗不落空，眨眼缴获了三架飞机。

忘了饥饿的陈子忠在雪地里撒欢打滚，喊声传出几里远：“老子缴获了花皮大馒头！”

尖刀连的指导员、副连长在刚结束的恶战中牺牲，副指导员、二排排长重伤，各班骨干损失过半。连队来不及休整便接到上级命令，凌晨分两路出发，三排长陈子忠率三排抄近路，插过敌占区，驰援兄弟部队，徐凯率包括轻伤员在内的余部经较远的安全地域驰援。

带不走的物资可以敞开肚皮吃，缴获的三架飞机却是大麻烦，丢了舍不得，又没人会驾驶，正在犯愁，两架B—29轰炸机冲出云层，炸毁了飞机。

“他娘的，大鸡吃小鸡！”

陈子忠面前的三个弹药箱堆满饼干、罐头和沉甸甸的水壶，足以撑倒五条壮汉。

陈子忠吃得满嘴流油，手里的枪刺既是开罐器也是筷子。

徐凯走过去踢他屁股：“首长说了，武松醉打蒋门神，陈大胆贪嘴缴飞机，让我给你摆一桌，管饱管够。”

陈子忠把嘴唇吸出响：“再整瓶66度的老白干更舒坦啦！”

“咋不让首长给你发个媳妇？”徐凯用脚尖拨拉地上的空罐头盒，一共十七个，“陈大胆，都是爹生娘养，你咋那么能吃？”

“挪挪窝，吃一盆。咱是属骆驼的，现在多吃点，攒着以后用。”

陈子忠站起身拍拍隆起的肚皮，换个位置蹲下继续风卷残云。

陈子忠有十几个叫得响的绰号，首长叫他陈大山人，战士们叫他陈大胆，东北的胡子叫他陈老虎，庆功宴上他叫陈大肚皮……

“一个馍能挺三天，一筐馍也吞得下。”陈子忠的橡皮肚让他出了大名，也遭了大罪。他出生在入不敷出的农民家庭，小时候经常饿得呼天喊地。别人饿久了饭量变小，他越饿胃口越大，据说那副鬼见愁的大肚囊就是那会儿饿出来的。六岁那年他翻上邻居的房顶，把晾晒的野猪肉干吃了个精光，正在意犹未尽吧啗嘴被抓了个正着。邻居是个满族老人，年轻时家境殷实，请了精熟拳脚棍棒的教头学练武艺，兼带着玩虫逗鸟，几年后祖业挥霍一光，无奈身无长技，狠狠心做了镖师。访少林、拜武当，老人练就一身真本事，后因失手打死欺男霸女的伪满洲国警察藏身小村庄，整日打猎种菜，日子倒也悠闲。老人舍不得打孩子，说只许吃不许藏，把兜里的肉干掏出来。陈子忠说没藏，都吃了，老人不信，房盖至少晾晒了五斤野猪肉，六岁孩子吃不光。陈子忠梗脖子，说吃了就是吃了，脑袋掉了碗大疤。老人被逗笑了，说明天你再来，我给你三斤野猪肉干，只要吃得下，不闹病，以后我管你的饭。陈子忠说现在吧，我还没吃饱，于是他当着猎户的面又吞下三斤牛肉干。

陈子忠聪明却不耍滑，浓眉大眼，骨架大，比十岁孩子的个子还高，老人打心眼里喜欢他，有机会便带着他到山林里打猎。老人年轻时常和满清贵族在亚布力的皇家猎场打围子，对擒虎捉狼了如指掌，挖陷阱、下绳套更不在话下。那年刚过冬至，两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三尺长的猞猁王，陈子忠端着木柄钢叉就冲过去了，亏得老人手脚麻利，弩弓遥射惊跑了猞猁。这件事后老人决心传他武艺，陈子忠倒头便拜，不认师傅认干爹，把无儿无女的老人乐得山羊胡乱颤。

十年后的陈子忠面如重枣，眉目高鼓，宽鼻阔口，加之身高体壮，颇有几分关二爷的神采，勾得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远远见他便甩肩膀扭屁股。十年苦练造就了他的铜皮铁骨，拔山扛鼎的气力，捷如猿猴的身姿，死在他手里的豺狼山猫不下百只。

陈子忠穿衣费布，吃粮费米，成年后饭量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那年中秋节，陈子忠把老人请到家里，老人多喝了几盅，想试试他胃口到底有多大，杀了二十斤的野羊，烧给他吃，他不蘸盐巴不蘸酱，一会儿的工夫吃得只剩下两条羊后腿，他抹抹嘴把羊腿递给老人，说当儿就得孝敬爹，说完倒头就睡，老人担心他撑着，不让他睡，他说才吃了五分饱。

后来村子遭了日本鬼子，老人和家里人被害，他用铡刀砍死四个鬼子，背着瞎眼老娘闯了出去。一路上翻山越岭，夜行晓宿，用野果山泉水充饥，三天后混进百里外的县城。娘俩早饿得天旋地转，陈子忠跨进一个饭馆给老娘要吃喝，饭



馆被山上的一伙胡子占着，食客早被吓跑了，胡子们敬他孝顺，给了盘红烧肘子，他服侍老娘吃饱，也不用筷子，抓起肘子连骨头都嚼碎吞了。生猛的吃相勾起了胡子们的好奇心，吩咐饭馆老板，能吃多少上多少，没料到他一口气吃了六盘红烧肘子，顺带着灌了一坛子汾酒，气不长出脸不红。

胡子们如获至宝，逼他上山见大当家。大当家压东洋胖得压倒炕，壮得像座钟，此人有个怪癖，不喜舞刀弄棒，专爱和人较量肚囊。

较量的方式别具一格，吃一碗肉小喽罗朝两尺高的金漆木桶丢碗肉，喝一坛酒朝木桶里倒坛酒。

两人各自占了一张八仙桌，压东洋龇牙咧嘴，满脸恶相，陈子忠笑容可掬，拱拱手说了句“大当家的嘴下留情”。

压东洋咕咚咚喝酒，吧嗒吧嗒嚼肉，腮帮子横甩，吃得山呼海啸，怒目耳赤。陈子忠却不同，吧嗒嘴却不惹人烦，像潮声阵阵，灌酒带吆喝，声声震耳欲聋，这顿饭让他吃得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让外人瞧不出一丝落魄穷酸相，倒像是大将军独迎百万敌。

两个时辰后压东洋的木桶酒食不足一半，陈子忠的桶里酒肉四溢，他却连趟茅房都没跑。

有生以来，陈子忠第一次吃了个滚瓜肚圆。

压东洋输得心服口服，一心想留下陈子忠，还动了结义的念头。陈子忠报仇心切，想杀鬼子，但压东洋打鬼子，也骚扰平民，闹得附近村庄鸡飞狗跳，他心肠软，做不得欺负老实人的事，婉言谢绝了压东洋。压东洋不愿用强，指灯为誓，讲明绂子永远有他一把交椅。陈子忠被逼上山，骑着高头大马被客客气气送下山，途中遇到了一大一小两只黑熊，护送的胡子拔枪要打，他豪气灌顶，抢了胡子的大砍刀迎上去，三五刀砍翻两只熊，剁熊掌挖熊胆剥熊皮让胡子们带回去给压东洋，熊肉自己带上了。陈子忠杀熊如杀鸡，剥皮更是游刃有余，胡子们看得目瞪口呆，心里又生了几分敬惧。

回到县城，陈子忠背着老娘继续向南逃难，上演了野战军有名的“画地抢馍”。

徐凯和三名抗联战士背着装满白面馍的布袋返回老白山密营，冷不防林子窜出条豹子般的汉子，用手腕粗的枝丫拦路划界，既不抢钱也不索命，每人只要交十个白面馍便可通过。抗联战士以为遇到了胡子，问他是哪个绂子的，大当家是谁，陈子忠答不上来，直嚷嚷要馍。徐凯见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苦人，

邀他加入抗联，陈子忠饿得心慌，只要吃馍。徐凯把装满白面馍的布口袋丢过去，陈子忠先往怀里塞了几个，接着如狼似虎地吞食，眨眼间十几个碗大的馍吞进肚里。抗联日子苦，白面馍是个稀罕物，战士们心疼馍，上前拦他，被他全部放倒，叠罗汉般堆在地上，一屁股坐在上面，嘴里仍是不停。战士们怒骂痛呼，徐凯却笑了，跟他解释抗联和胡子不同，不欺负百姓，只杀鬼子，是穷人的队伍，陈子忠不信，说压东洋杀鬼子，也祸害百姓，徐凯拍着枪说，你见过哪个山头的胡子让人拦住抢馍，连枪也不摸？陈子忠顿时醒悟，背老娘上了白头山，加入了抗日联军。

几年后压东洋死于非命，二当家侯疯子坐了正位，那会儿陈子忠已经在抗联混出名堂，单枪匹马带着一副空肚囊上山，又是一顿吃喝收服一百二十多号胡子，从抗日到打蒋军没有一个逃跑反水，侯疯子则自愿在他手下做了班长。

第二章 强渡冰河



陈子忠穿着挂满冰块、开裆的棉裤，一瘸一拐地奔跑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冷风如刀，嗖嗖切割着他的肌肤。

“脱！”

五十二条汉子赤裸裸戳成两排，任由寒风抽打黑瘦的身体，直挺挺的脊梁如同宁折不弯的军旗，撑起月白雪白的旷野。

汉子们清一水的古铜色皮肤，看似波澜不惊，举手伸臂便有铁疙瘩般的肌肉凸起，和手上磨发亮的老趼挑衅似的扎人眼。

五十二条汉子，尖刀连三排的五十二名战士。

炊事员老刘抱着深绿色的铁皮罐子，边走边从铁皮罐子里掏出核桃大的牛油放到战士们手心。长方形铁皮罐子上面印着白色五星和一行英文字母，是地道的美国军用物资。尖刀连缴获的物资中食品居多，毛毯和军大衣寥寥无几，陈子忠不要毛毯，抱走了一桶牛油。

陈子忠从心里厌恶美式军用毛毯，他曾看见丢枪弃弹的韩国士兵把自己裹在毛毯里从山坡往下翻滚，球一样，逃得屁滚尿流。他不想让战士们沾上球一样的晦气，况且两条毛毯不能让所有的战士取暖。

冻成红紫色的身体涂遍牛油，战士们反穿军装，露出白色的衬里，人雪一色。战士们抑制着在寒风中打战的身体，不紧不慢地穿着军装，似乎早一秒穿上便比别人矮了半头。

单薄的军装和这层牛油是仅有的越冬棉衣，入朝作战以来野战医院忙得翻天覆地，冻伤导致的减员占官兵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。



其他连队通常配备着三八大盖，黄油枪，汤姆逊几种不同的武器，三排则不同，战士们统一装备着锃亮的苏制步骑枪，透着股傲气，腰间的干粮袋也区别于其他部队，赫然是用羊皮缝制而成。

羊皮干粮袋是炊事员老刘的发明，他用羊皮裹住洗净的羊肠子，仔细缝制，再把炒面装进去。缝制一条防水防潮的干粮袋需要煮开六锅开水的时间。

老刘是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，过草地时很多战士掉进吞吐着灰黑色毒水的沼泽，有的战士牺牲了，被救上来的战士同样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毒水浸透了粗布干粮袋，干爽清脆的青稞便变成了毒药。长征路上，老刘没条件缝制羊皮干粮袋，解放四平时国民党军队的火炮炸死了一群羊，老刘把带着火药味的羊肉丢进行军锅，羊皮做成了几十条粮食袋。羊皮干粮袋随着战士们打遍了东北，解放海南，纵横大半个中国。战士牺牲了，老刘把沾血的粮食袋系在新兵的腰上。

传一个战士干粮袋上便缝一块弹片，有些战士的干粮袋缝着十几片弹片，威风凛凛地透着酸楚。

“带上够吃三天的干粮，除了保暖，杀人的家伙，其他的都扔啦！”

“都扔啦？咱们吃啥喝啥？”有的战士不理解。

“缴获去呀！咱们运输大队长换人了，以前是蒋介石，现在是美国佬儿。”老兵们咧嘴起哄。

陈子忠边检查装备边吆喝：“对，缴获了汤姆逊就是冲锋枪手，缴获了机枪就是机枪手，要是一人缴获一门无后坐力炮，咱们就是炮排了。”

战士们冷得厉害，但笑得响。

战士们的装备少得可怜，用来喝水，泡炒面的陶瓷缸子勉强算是多余的家伙，于是五十二只掉漆的陶瓷缸子在雪地里整齐列队。

陈子忠在战士们前面踱步，审视着这支百炼成钢的精锐之师。踱步时他不经意地舔了舔手背，动作有些贪婪，两名战士怔了几秒，一个想到了牛肉炖土豆，一个想起了猪油炒白菜。

两名战士收起目光，为自己的想法愧红了脸，排长说过，三排不缺嘴，饿急了咬美国鬼子去。

“齐了。”陈子忠将苏制步骑枪举过头顶，“咱三排的脾气，上了刺刀就得见红！”

“嗷嗷地！”战士们轰然回应。

刺刀在明月照耀的雪野中划出凛凛寒光，带起一片杀气沸腾的刺刀森林。

标枪般扎在陈子忠面前的是一群年轻的老兵，他们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二岁，军龄均超过四年。

土黄色军装，单薄的棉夹袄，解放橡胶鞋，紧紧系住袖口和裤管的细绳打了死结，左臂上统一系着用于识别的白毛巾，上面的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字样已被剪掉；苏制步骑枪，一百二十发子弹，十枚手榴弹，五斤炒面。枪支用破布条层层缠绕，金属纽扣外表裹着层纱布，身上没有一处反光点。

十个蛙跳，四次短距离冲刺急转身，三十米快速匍匐前进，中途停下处理发出声响的装备，之后继续做剧烈运动，直到身上的装备像他们的嘴巴一样沉默。

尖刀三排在凌晨一点出发，没有豪饮后摔破酒碗的壮行酒，没有让这群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老粗为难的最后家书，战斗结束不足十二小时，这群年轻的老兵便扑向漆黑的夜色中的又一处战场。

陈子忠冲在队伍的最前面，怀里抱着铁皮罐子的老刘落在后面，他的声音在寒夜里跌宕：“冷了言语，还有牛油，冷了言语啊……”

六小时的急行军后，三排抵达山脚下的河畔。

战士们在挂着霜花的灌木丛后隐蔽，他们趴在地面，一只手握枪，一只手护在鼻子前，防止呼出的白雾暴露目标。一夜急行军，人人汗流浹背，豆大的汗珠子不及滴落就在下巴上冻成冰疙瘩。

陈子忠观察着地形，眼前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，横亘在面前的是宽阔的冻河，河对面有座美军的堡垒，驻扎着大约一个班的美军。

几天前，朝鲜人民军一个连的溃兵在这里被美军全歼，钻了弹孔的军装和未损坏的装备被潮水般的难民夺了去，河岸上留下几具上身血肉模糊，下身赤裸的尸体。

几只大得吓人的乌鸦围绕着冻僵的尸体跳跃争食，尖嘴啄在硬邦邦的残骸上，发出凿冰般阴森的回声。

陈子忠必须在天亮前率领三排成功渡河，穿过开阔地，进入预定地点。

宽阔的河面被冰层覆盖，冰层上落着一层薄雪。强行突破必然会被碉堡里的美军察觉，一览无遗的河面将变成血肉横飞的杀戮场。

“排长，这儿能绕过去。”一班长侯疯子指着手绘地图上的醒目的红色圆圈，那里有一座木桥，附近没有美军驻守。

漆黑的夜空正被黎明前的深蓝色晨幕取代，深蓝色也在逐渐退却。

陈子忠用手指在地图上测量着距离，从三排所在的位置到木桥至少需要四



十分钟，那时天色大亮，即便不被狂轰滥炸的野马飞机撕得粉碎，也会被驻守在附近的美军发觉，陷入重围。

时间紧迫，只有强渡冻河。陈子忠果断挥手，爆破手把用五颗手榴弹捆成的集束手榴弹背在身后，抓起炸药包向河畔匍匐而去。

爆破手匍匐到河边，观察片刻把绑在木质支架上的炸药包平放到冰面上，臂膀运力，炸药包像雪爬犁似的哧溜溜滑出了老远。爆破手跟在后面匍匐前进，前进一段把炸药包向前推出十几米，人跟进，再向前送，再前进。

“嗒嗒，嗒嗒嗒！”

机枪忽然响了，碉堡射击孔喷出闪烁不定的火舌和淡蓝色枪烟。

爆破手把头埋在臂弯里，侧耳辨别机枪射击的方向。

呼啸的子弹在寒冷的空气中穿梭，从爆破手的头顶和灌木丛顶端漫无目的地掠过，河岸上争夺冰尸的乌鸦惊叫着飞散。爆破手松了一口气，美军在进行火力警戒。

爆破手继续在冰面上匍匐前进。

枪声过后灌木丛里传出一阵轻微的枪栓声，一名战士的枪栓被冻住了，用力活动了几次枪栓仍然纹丝不动，陈子忠接过枪，扯开上衣，把挂着白霜的枪身贴在赤裸的胸口，同样拉不开枪栓的几名战士立即做出同样的举动。

严寒包裹的金属一旦贴上肉皮便会紧紧黏在一起，陈子忠用力往外扯，胸口刺啦一声，连皮带肉拽掉了一大块。

身旁的战士怔了怔，接过黏着皮肉的骑枪，血淋淋的枪栓跳了跳，开了。

陈子忠的身后连续传来刺耳的刺啦声。

爆破手在冰面翻滚前进，距离河面中央的炸药包越来越近。

陈子忠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，爆破手拿到炸药包后向左侧移动十几米便可进入美军射击的死角。

炸药包稳稳滑过河中央，爆破手悄声靠近，忽然，巨大的冰裂声早雷般从冰面拔起，刺向空中，在冷寂的旷野上空久久回荡。

“暗流！”爆破手狠狠在冰面砸了一拳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
碉堡里的美军被惊动，在河面搜索目标。

爆破手毅然起身在冰面狂奔，身后冰面不断发生坍塌，露出汹涌的水流，冰块和大块积雪坠入河中，打着旋融化，河面上缭绕起层层雾气。

美军机枪手发现了爆破手，机枪再次响起，爆破手被击中，穿过身体的子弹